

金華文統引



愚既爲金華五先生正學
編以示諸生諸生復謂鄉
郡文獻殆不止此及今渙
而不收後學焉知願輯其
文以著其人愚爲考焉得

賢而有文者若干人其文
正而粹者若干篇題曰金
華文統乃讀而序之曰淵
乎浩哉由有宋建炎逮

皇朝成化幾三百年而海內
之文萃於金華矣然因書

論世而得金華之文殆三
變焉周漢間金華越在於
越不得齒上國文物而爲
俗最荒陋自梁劉孝標始
攻文章唐駱賓王舒元興
馮宿兄弟繼之俱以詞藻

發聞然孝標沿六朝浮麗
賓王元興競聲律之末宿
始追古而未脫駢偶固爲
一變矣宋建炎以來范賢
良始論心性呂太史邃於
經史陳龍川好兵律事功

皆內有所主出之以理輔
之以學故爲文揄揚反覆
詳覈辯博而有以明其志
至於恣態變化馳騁上下
渺乎不見其發端止極其
法密其氣昌足以追軼兩

漢而上爲再變矣咸淳之
間大儒繼作如何文定之
醇正精確王文憲之雄毅
深邃金文安之明暢嚴密
許文懿之和平沉實則又
本於玩索之精封殖之厚

雖不期爲文而文不可掩
及考其規撫皆以明天理
淑人心紹正學黜邪說爲
主而一切誣經詭聖尚功
計利之習掃滌無遺足以
羽翼考亭而上接濂洛粹

乎出于正矣嗣是而後作
者紛出若柳道傳吳正傳
之深於經張子長之長於
史入

國朝宋景濂王子充蘇伯衡
胡仲申又以其文翊贊

鴻業爲時宗工然考其淵源
之自道德之歸未有或外
于四賢而立法者而文之
變至是極矣其他雖未及
列而各以其時求之皆可
見也抑予於諸生復有告

焉朱子之解孔子四教章
有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
存忠信忠信本也夫惟以
忠信爲本尚何行之不醇
文之不懿哉洙泗之教至
是不可加矣金華先正德

烈爲盛其間若顏烏傷之
孝宗開封之忠潘待制之
介以至正學諸儒進退禮
灑然驗之表裏終始而無
或差者是其行之本於誠
信也况於文乎諸生以誠

爲本以行爲先而又由正
學諸儒所造以求至孔子
之教其於文殆庶幾乎愚
昧於是久矣承乏文郡因
仕知學故列朱子之義於
首簡期與諸生共鑑云

正德六年十二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金華
府知府江都趙鶴書



金華文統例訓

呂成公脩文鑑法見宋

黜浮舒故本如劉孝標駱賓王崇雅所取不

特聖學涉於世其義者關

朱文公取文字之法見王魯

文勝而義理乖僻者不取故今如陳末

以正心實為學陳君不經此集而贊邪言正者文

辭雖工不取及今雖諸大臣封事論及

政術者皆不入此

王魯齋先生曰貴多不貴精後世文集之通

忠

故此集止二十六人一文一百三十五篇

聖代功德

吳正傳作敬鄉錄其序有云其或人文俱顯

錄所不及者亦不無微意焉故今如之文

此皆不入

吳正傳又曰剽竊緒餘掇拾淺陋無關於義

理無裨於正教逞私說肆不根習非聖以

自詭反前人以爲高所謂詖淫邪遁此

言不惟取文者可據以爲法而作文百尤當守以爲戒云

金華文統例訓終

金華文統目錄

卷第一

宗澤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乞回鑾疏

又第五疏

又第十五疏

梅執禮

吳彥成墓誌銘

潘良貴

矯齋說

荅雷公達書

鄭剛中

忠義堂記

賈廷佐

上高宗論遣使第二書

卷第二

范浚

應天

遠圖

性論上

性論下

耻說

誨說

荅徐提榦書

徐忠壯傳

卷第三

陳亮

論開誠之道

孟子發題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書歐陽文粹後

高士傳序

義士傳序

三國紀年

漢後主

龐統法正

魏文帝

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

呂祖儉

呂東萊先生壙記

徐僑

克齋銘

何恪

訥齋記

送余端蒙序

時少章

大節堂碑

嚴州二先生祠堂記

喬行簡

論天下之勢富轉弱為強

卷第四

柳貫

姚燧謚文

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故宋宣教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林

公墓碑銘

師氏先瑩碑銘

李武愍公新廟碑銘

送白彥昭序

跋朱張呂三先生手帖

卷第五

張樞

白雲先生請書叢說序

武義縣學記

書七進圖後

鄭義士傳

吳師道

任人

與許益之書

與劉生論易書

止齋記

采育齋記

蘭谿州新學記

定性齋記

道源文獻錄後題

卷第六

胡助

真西山小像贊

古愚齋記

黃潛

二程子加封制二首

送曹順甫序

婺州路新城記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張子長墓表

方齋銘

卷第七

吳萊

與黃明遠第一書論日夜食

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張氏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會稽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讀唐太宗帝範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唐律刪要序

儉解

春秋傳譜序

春秋通旨後題

卷第八

宋濂上

郊禋慶成詩序

觀心亭記

皇明寶訓序

大明日曆序

昭鑿錄序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送王文岡序

長州練氏義塾記

春秋本末序

恭題臨風圖後

大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
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
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
追封開平王謚忠武神道碑銘

大明勅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
太子右率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
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平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武義
康公神道碑銘

卷第九

宋濂下

大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
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銘

荅郡守聘五經師書

荅章秀才書

孔子廟堂議

吳草廬先生贊

卷第十

王禕

封諸王詔

定嶽鎮海濱名號詔

開科舉詔

免租稅詔

正統論

送鄭仲宗序

送紹興守張侯序

郁離子序

水經序

大事記後記

贈陳伯柔序

滄江書舍記

婺州路均役記

南康六老堂記

卷第十一

蘇伯衡

懿祖謚冊文

懿祖妣謚冊文

送晉七相江君序

慎脩齋說

梁說

儀航辯

友恭堂記

節義堂記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敷田記

警說

卷第十二

胡翰

孔子家廟碑

越國公廟碑

井牧

羅文質公集叙論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荅汪秀才書

白雲亭記

嚴氏子字辭

戴良

說佩

汪節婦傳

卷第十三

吳沉

六經師律序

兵禮

王紳

盤庚遷都論

遜志齋藁序

存齋記

滇南慟哭記

章懋

東陽縣脩學記

東陽縣覈田記

陸生良甫字序

嘉樹亭記

擬要上律後疏

金華文統目錄終

金華文統卷第一

宗澤

字汝霖義烏人仕宋宣靖康難勸康王正
位以係人心任東京留守蕪開封尹收治
汴都力圖恢復請高宗回鑾表疏至二十
四上弗聽抱憤以卒後謚忠簡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其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
方二百年豈謂賊虜橫肆邀迎二聖與諸親王
渡河北去天下百姓所注目繫其望者惟大

元帥康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
自安宗廟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回
彼之賊虜將自勦絕殄滅大元帥行之不得其
道則天下從此而亂宗廟社稷亦從此而傾危
二帝二后諸親王無寅緣可回賊虜愈熾亦無
因緣可亡此事在於大元帥行之得其道與不
得其道耳某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日近剛正
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諛佞三曰尚恭儉
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
而退私偽是五者甚易知甚易行然歷世莫能

知莫能行者由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實之事
多逆于心也柔邪諛佞驕奢逸樂私偽之事多
遜于志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
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
諸非道者小人也願大王於應酬答問之間以
茲五事卜驗則君子小人了然分矣某之血誠
痛切每思我宋本嗣無疆今勢孤危岌業如此
某願大元帥大王左右寧膽不忘在濟時銜夙
夜羨牆不忘我祖宗時則天下可安宗廟社稷
可寧二帝二后諸王可回賊虜雖熾可勦絕殄

滅夫何遠之有在大元帥大王力行之而已

乞回鑿疏按公有二十四疏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
然無所為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
範九疇知水有潤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
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
下免乎昏墊而奠厥攸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
力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
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林籍籍皆願陛下
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賈販之要區也農民籍

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
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
京師是陛下朝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
寔憂群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
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
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
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
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
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
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

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賊虜爲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款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賊虜爲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臣不勝涕泣痛怛之至

第五疏

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滲漉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賊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竭蹶交走道路茲乃祖宗湛德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

回六龍俾入威翠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劄具
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
惡弗施爾也若陛下回鑿汴邑是人心所欲也
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姦邪畏避賊虜之言
妄議遷幸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老臣血
誠言不盡意

又第十五疏

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
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一黨曰
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天下

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
君於無過置民於無然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
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
逢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
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
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
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爲陛下思承
祖宗二百年夫一統基業爲可惜又不爲陛下
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後望
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陛下思祖宗西京園

陵寢廟為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為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為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兩嗟乎為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為陛下保護

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在妾干冒其俟鼎鑊

不梅執禮

字和勝浦江人仕宋被薦不私謁宰相為中書舍人詳論皆見聽以正責王黼被奪職靖康難虞質二帝謀劫之不果虜大索金帛力拒之遂遇害贈至資政殿學士

吳孝成墓誌銘

宣和二年冬承信郎吳翁待次京師聞青溪盜

日燃亟命舟東下或挽而留之不可曰吾母垂
白與盜迹其忍一日安此手比渡江杭州已陷
遂間關浮海道明越以趨東陽距家僅一舍許
卒遇盜不得歸蓋三年二月庚午也五年其孤
馳介乞銘於余不果作明年又以書來曰先公
生負氣節喜從賢士大夫游其志非淺淺者而
不幸死於盜必弗得銘無以葬矧公謝一切金
又矣何諛墓之嫌於是為攷次處州會昌丞宗
壬所狀而叙銘之翁諱圭字彥成世家婺之
義烏曾大父造大父堯父袍皆隱德不耀翁資

侗儻形貌魁偉遇事廓落無所阿私有以急告
者不問疏戚貴賤悉怡然濟之倉卒值人健敏
可用輒盡護以金帛初不立券任也人亦感厲
自效無肯負護者隣里有爭辨率就質焉無不
得其平而去或議別居多紛紛不決須翁居間
乃曲聽後無復間言大抵其外和易謙恭而中
實嚴重不可欺犯縣官吏豪右有為一非義必
委曲推沮使不得騁以故毀譽常相半而翁固
行其志不奪凜然有古任俠之風三舍法行州
歲貢士多困於聚糧翁每夙致厚贖不俟其有

謂也他日比郡預貢生有聞風而踵見者太學
程生績家鄧而窶其親大事未舉衆故人貸錢
三十萬將有營於浙而同舍生漢臣悉受之使
持要取償於兄績信之不疑也既達發出其要
兄輒給曰是非漢臣書須其歸面質耳翁恨績
留滯召漢臣兄詰之不變即日出私帑代償如
其數縣作浮屠繡川湖中以奉雙林大士又作
神霄王清萬壽宮棟宇像設所費皆不貲翁一
一樂施不以累衆州檄縣急須米數百斛縣均
賦於民民囂甚翁密發諸廩大治米以白令曰

米方騰貴取於民必擾而難集願併代民輸之
嗣請其直信宿未達州州大驚喜以令爲才初
入國門道遇鄉士葉祖信者方僕僕爲故太學
陳生哀具棺斂翁遽曰暑溽如許湏衆則事緩
矣立如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出於天成種種
類此翁繇孤童承家料理生事得所以操縱取
予之術坐致千金凡老於貨殖者皆自以爲不
可學而諸弟若姪詵詵悃訥舉蹈繩準相與爲
善浸成望族矣俄嘆曰吾念大姓辛勤立門戶
不一再傳輒蕩析不能守者常有婦問之白縣

世爲義居如其請遂刊石以志不朽晚治第闢
館延納四方之遊士雖甚寒暑無倦容又方列
治三閣收置儒釋道之書使子弟賓客周旋其
間此其爲善之志殊進進未已也於是弗得其
死而死聞者惜之方東下時余嘗與論今日之
盜當以術取而不可以急攻若徒擁大兵從其
后軀之則浙以東將大殘躪萬有一窮迫且散
而之海之閩不易得矣如漢所必取項氏也然
舍項不取而先使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代取
趙取齊審項已孤一舉而得正如善救焚者必

先毀旁近屋以絕其延乃易撲滅今盜据睦山
谷而陷其官府即出入跳梁不過一郡間若姑
置弗問而分命大兵屯浙東西州使他盜不得
相因而起盜亦畏縮不敢出巢穴徐遣所募鎗
杖手輩迭進而撓之可以旬月禽耳翁喟然曰
此圭所以歸之意也盜負險隘非鎗杖手不可
以深入然此曹烏合任氣不相下則心不一心
不一則力不齊惟啖以厚利而擇一二猛士總
帥之庶幾人人用命吾州有屠大防者強力絕
人少習爲儒生不得意棄去習武技而精平居

飲酣無所施其勇往往公取牛羊殺食之數近
刑輒有天幸得脫圭實遇之有恩歸致此人盜
不足破矣其后盜平問所謂屠大防者果嘗馳
保翁家父之弗去自言當殺身以報翁轉海上
淹回而翁之弟待弗盡禮謝去自遮護其所居
左右鄉盜無一敢近既而破滅數十洞斬獲不
可勝計軍前功第一以白身授官至武功大夫
其子弟其奴並入賞典誠使翁在鄉里不出出
而亟歸必且大捐金收召武勇而得屠爲之倡
威著遠近盜必不敢窺發守令必不逸他盜必

不起而平民肝腦必不至於塗地其爲功也又
豈止如屠而已哉翁在京師賓游接武爭願出
力爲翁用有事中貴人者切欲使因已而翁笑
曰男兒通塞固自有命數何至折腰屈膝事中
貴人乎判太宗正事普安郡王仲忽聞而高之
薦出門下春秋五十有四卜以六年二月丙午
葬縣東縉雲鄉永昌村前山之陽娶陳氏子男
三曰宏司越州士曹事則乞銘者也曰顏老子
卒曰康老尚幼女四適太監助教宗公璋順昌
府汝陰縣尉王鑄餘皆在室孫男一曰克昌女

二銘曰存亡死生任俠之義伊呂孫吳貨殖之
智遷史所推殆有微意豈其崇進姦雄勢利齷
齷文士鮮足與議必也狂狷柰何擯棄吾銘若
人以是無愧
蘇潘良貴
貴人字義榮一字子賤號默成子金華人狂宋
曰思不肯婚王黼章博及不交蔡京父子論何
與蘇軾汪黃時事連被斥秦檜擅朝廢不起守
直立貧無營朱子稱為可當夫子所謂剛無慾
不詘者平月

矯齊記

君子知強為善而已矣皇恤其他而世之忌人
脩者無以蓋之則群聚譁笑目之曰矯特立獨
行之士固不為變而中人懼其加已也往往嫵
媚軟熟不敢出一善言行一善行卒至於無所
忌憚為小人之歸而后已予自出仕見士大夫
習以成風敗壞天下人材不可勝數心甚悼之
中庸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
哉矯凡四言之不以為煩考之六經未嘗若是
諄諄者也是矯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忽

古人以為訓而今人以為病也近世老師宿儒
為中庸傳者以十數未嘗有斷然發明子思此
意者尤可嘆也夫均是人也性近而習遠所以
相遠正在矯與不耳情動於中物誘於外擇之
不精執之不固鮮有不喪已於物者詎可一日
不用力於矯邪視聽矯之言動矯之一切惟禮
之行義之由道之適又則若性自為矣故強勉
行之與安而行之者成功則一予謂中庸一言
之則曰矯二言之則曰強勉皆聖人忠恕進學
者之道也吾宗伯益端雅而尚志求予名所居

之齋因榜之曰矯蓋予弦常子思之訓今老矣
俯仰樂而無愧故以施子子其懋哉

荅雷公達書

世謂其情
為磨鏡

諭以聚書飲酒為樂比吾人之習氣也然酒不
可多飲大率此物入口則昏過量則病聖人於
書獨作誥一篇易六十四卦終以濡首為戒禮
使人飲酒終日而不得醉蓋禍患多生於此既
作郡充宜節慎也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研味
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礪行則老而益精明士
人至晚年倒行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正為不

解讀書爾僕自論爲昏鏡論書爲磨鏡藥當用
此藥揩磨塵垢使之通明瑩徹而后已若積藥
鏡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反爲鏡之累故知託儒
爲姦如張禹孔光之徒曾不若庸夫愚婦也公
以謂如何萬里通書不敢效常人作諛言以孤
遠意此在友故態也幸一笑丙之

鄭剛中

字亨仲金華人居北山亦以爲號仕宋數
論事符大體宣撫蜀西人稱如宗忠簡在
北後元惡秦檜貶死

忠義堂記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陳公之所
建也紹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
公來鎮是邦旣見吏民問疾苦頌條教約與爲
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謂僚屬曰是堂規模
閎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吾聞魯公唐
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爲溫人
魯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郡嘗爲刊於
石邇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
人所以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

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跡流風之地吾今
求其像繪置堂上徙其石刻列之兩旁使后人
知堂名之有屬公等以爲宜乎幕東東陽鄭某
避席改容而言曰真卿小邾子顏公子友之后
自顏舍爲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
有唐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杲卿常山
之名旣凜如霜雪希烈之變真卿復能振顯于
後天其以忠義萃一門乎嘗考魯公上世凡能
盡忠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善爲臣子者
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

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爲難事至若魯公處
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識者尤以爲不足道觀其
平日議論慨慷落落難合唐旻誣之李峘非之
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
愛君憂國而不知禍之及已此蓋能以事親者
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固
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於姦
鈇逆鼎之旁二者唯人所自擇而已矣公爲政
之初暴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
以銷杞戴輔國千古糞壤姦人之氣其誰曰不

宜公曰衆以爲宜則子爲我記於石

賈廷佐

字子野東陽人仕宋爲桐廬縣主簿兩上書論虜終不可和欲斬王倫決意用兵人謂其憤激不減胡銓云

上高宗論遣使第二書

正月初七日具官臣聞季文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見無禮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又聞歐陽脩之言曰士大夫光榮而飽不以國事爲憂唯李翱怪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

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日虜計叵測以和好來而使以詔諭可謂至無禮矣臣食陛下之祿不能致鷹鷂之効徒懷李翱之憂流涕慟哭未知死所臣近者不度愚賤嘗遣人詣闕冒進封章瀆犯天威自量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踰旬威命不至但見道路涕傳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在榜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河南故地並無須索二十七日遂迎虜詔入內廟堂事祕臣不知其詳

信如王倫之說奉虜人之詔不振一戟不頽一
戈迎母兄取梓宮坐收故地則可與舞干羽以
格苗同日而語此陛下脩德所致邪抑朝廷有
大賢者虜憚而爲此舉邪陛下自視二者若茫
然未有則虜人之所以啗陛下者正可以爲吊
不可以爲賀亦有以吳越之事告陛下者乎越
王勾踐因吳太宰嚭以行成率衆來朝吳王大
喜過望以爲信然獨伍子胥懼力諫以浮辭詐
僞慎不可聽吳王怒賜胥屬鏤之劍子胥曰必
植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扶吾眼置吳東門

之上以觀越之滅吳也其后越果大敗吳而滅
之遷其王甬東與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
能事君王也吾悔而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
乃蔽面而卒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今虜之玩
我猶越之啗吳耳虜日以吞我爲心何憚於我
而欲歸我母兄還我故地夫三關不復雖得中
原陛下何術以守之縱以虜人和議灼然可信
旣歸母兄矣又曰還我故地矣是虜之德我甚
厚異日無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
陛下獨不念劉豫之事乎豫父子事虜甚謹而

虜忌穆稍振而疑之乃縛其子又縛其父束於
闌闔之中以聽虜詔盡是詭僞之辭其凶險本
情類皆如此臣以謂今日之事正如吳王墮越
計中日后必有劉穆之禍可不爲之寒心陛下
縱欲以母兄爲辭臣事犬彘偷爲目前之安自
此國勢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隳於陛下之
手無復中興之望復何面日戴黃屋王天下哉
傳曰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有地
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及後蒙恬侵胡
關數千里匈奴不敢飲馬於河恒謹烽燧然后

敢牧馬故曰夷狄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
今天下切齒恨不食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
願爲陛下死事至此極矣陛下若一旦不勝其
憤屏絕和議訣之於天與四海誓雪大耻如探
物囊中可以必取陛下何憚而不爲此臣聞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是也武王
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
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惟
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是也以文武之至寬

仁事有不可忍者見於一怒遂安天下之民此所以爲文武也又若齊威王之初委靡不治諸侯並侵於是發怒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遂發兵擊趙魏盡是請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諸侯聞之不敢加兵於齊者數十年由此觀之救衰弱不振之敵莫先乎自強陛下以堯舜文武之資遭虜陵侮爲日久矣今日之使充可恠駭陛下何不發文王武王之怒圖中興之烈况以天下之大承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爲虜藩鎮取笑後世賈誼所謂

勢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其安窮陛下寧不念自建炎以來敦遣使臣冠蓋相望徒爲紛紛略無小效雖微考諱旦尚不得聞今日遽於還故地歸毋兄納梓宮則是虜人爲君子長者之事自古夷狄之所未有方虜之深入也席卷皇族不以爲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爲漢高之困者數矣其殘忍酷烈如此是心安在陛下今日能保其爲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不然則將以我爲劉豫縱不得已欲爲毋兄少屈又念安然以復故地臣恐異日必有不可堪者而况衿

喉之地虜既自據蓋如往時收復燕山以彼所
棄來困我耳陛下雄材大略春秋鼎盛儻於此
時翻然易慮爲先武之爲則萬世而下仰陛下
爲聖主顧不韙哉臣切謂皇天仁愛陛下所以
告戒者甚明乃者季冬十有九日辛未天震雷
其占以爲國家號令失常舉措錯謬又占爲天
以雷霆爲威君以兵刑爲威暮冬而雷此不測
之雷也時方伏藏俄然震驚出人意外良由國
家委靡虜人嫚侮天意不平欲陛下震不測之
怒行不測之威亦猶皇天震不測之雷也雷出

地奮曰豫豫之卦利用行師此天意也陛下有
將兵何不試用之用之勝可以爲先武用之未
勝保守長江尚不失爲元帝何必含羞忍耻乞
憐於天哉陛下毋憚虜強謂不可敵漢武帝
特軍臣伊穉科單于馮陵不巳武帝震怒選任
衛青霍去病以攻之未幾衛青討蒲泥破符離
逐白羊擊樓煩而匈奴遁霍去病蹙臯蘭下斬
折蘭盧侯二王而匈奴降自是匈奴大勦稍息
風塵之警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而漢
人奮不顧命以直前雖匈奴之黠亦所不能當

也。又若李唐之初，頡利嘗率衆百萬掃境入寇。太宗念欲刷耻於天下，遂率六總管出通漠，出定襄，出金河，出大同，出常安，出廣武，以討之。無何，俘頡利，告太廟，遂空漠北之庭。夫漢之匈奴，唐之頡利，若不可敵，然終底滅亡，消息盈虛，理當然耳。今虜之罪惡過軍臣，頡利遠甚。皇天后土亦厭之矣。願陛下悟和計之非，是下令四方發文王、武王之怒，行漢武、唐宗之師，四封之內，四封之外，選賢任材，共圖興復，分道並進，夫我虜以爲我不足與者，而我遽爾奮發，非獨入助

之天，亦助之矣。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又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惟陛下思周易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如天震電功，先祐宗爲宋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善爲之辭，回還虜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日修宗禦旋爲之謀，亦不失策。彼犬彘者，寧有好心爲我？若必取信王倫，隱忍自屈，爲虜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毋兄以復中原，故地則是墮虜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甘爲子胥之死，扶眼以觀天下之大，盡爲虜有耳。陛

下當彼之時雖悔何及臣非不知言觸忌諱必
遭誅殛然憂國之心懷不能已庶幾宗廟社稷
之靈助臣精誠上感天聽其敢避死使右其有
秦無人之歎哉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金華文統卷第一

金華文統卷第二

范浚

字茂明蘭谿人講學校徒不嗜榮利學者
稱爲香溪先生朱子取其所著心箴於孟
子集註

應天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其道甚密其應甚捷其成
敗甚可畏方天之仁愛人君也先出災祥以譴
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猶不知畏
有所塞除而輕忽簡誣傷敗迺至是知非天心

之所眷顧則無復變異以示戒于下此警猶父
之於子有所甚愛故繩違糾過丁寧教告惟恐
不爲善人之歸若聽其逋蕩墮游肆行不義而
不呵斥如塗人然是外而不戚以爲不足復
子也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
川曰天其忘予乎是以古之興王天所右與必
有妖孽以恐動其心增益其所未至故太戊之
黍穀高宗之鼎雉宣王之旱暈皆所以轉禍而
爲福易亂而爲治起衰運而治中興然則災異
者誠天之深愛乎人君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

撫艱難之運宵興求衣肝不暇食憂勤至矣而
變異時見殆天仁愛陛下昭示至誠以見右與
之深夫入情忽不自知失德遺行出於戒慎之
所不及懼恐之所未至者已或不知之而天獨
知之是故聖人寅畏天戒惕慄震動所以修省
而畏愆惟恐不至成湯七年之旱煎炒爛石則
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直行耶謏夫昌
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六事皆
叔世僻主恃勢之爲豈成湯所宜有而湯以自
責蓋懼夫忽不自知而天獨知之也夫人之道

不可以無畏。無畏則忘孝。又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人主高居九重，螭螻蟻之中，至尊極也。作福作威，生殺予奪，無不如志。苟放情縱慾，恣為不道，如桀紂如幽厲如秦始皇如隋煬帝，方其力行無度，長惡弗悛，天下之人誰能制之？惟其得罪于天，加凶罰而下殃禍，故國顛覆，身滅亡，天下大壞而不救。使世之君指前車而思危，知上天之可畏也。然則人主所不敢放情縱慾，恣為不道者，亦惟畏天而已。堯舜之帝三代之王，凡其若臣所以

動色相戒者，未嘗不以皇天上帝為言。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可考也。人君其可忽哉！臣聞仁宗當慶歷間，常遇旱，蔬食禁中，引咎請禱，一夕微聞雷聲，遽起冠帶，露立廷中，至雨沾衣而不倦。仁宗畏天，憫民，祇懼如此，故能享國久長，號稱盛治。陛下誠畏天戒，則宜法仁宗之祇畏，慕成湯之自責，歷筭周思政教，得無僻遠刑罰，得無過差舉事，得無失當讜言，得無未進賢才，得無未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得無未去賦歛，得無繁重窮民，得無怨咨。凡可以引咎而罪已者，無

所不慮慮而思所以施置之宜亟正厥事豈不
足以弭天變哉昔唐文皇正觀中妖災屢見然
而躋世太平治幾成康稱賢君者惟其用人言
以應天塞異故不害其為至治當時山東淫雨
江淮大水虞世南曰宜錄在繫帝即申省寃獄
多所原赦星孛虛危歷氏百餘日世南曰願陛
下勿以功高自矜帝即曰此吾之罪也穀洛溢
漂居入魏證謂無克終之美帝即優納廢明德
宮元圃院賜遭水者旱暵不過證䟽十漸帝即
曰願改之以終善道今陛下以天變求言苟可

用願陛下即施用之如唐文皇則雖變異不害
夫精禋相感災不徒生動天以誠無事虛文則
臣之至願也

遠圖

臣聞書曰惟懷永圖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夫天下之事固有患在數十年之後必豫圖
之目前乃克有濟者譬猶越人適秦度塗計遠
必三月乃至苟惟不先時而即路遽欲一旦求
至於三月之後則雖鹿奔鳥舉有所不能此智
者之同見愚者之同昧也晉武帝每宴見群臣

不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議者謂非貽厥
孫謀之道故西晉中否不克又長自古英主睿
君未嘗不深謀遠慮為子孫千百年不可動搖
之計方禍患危機藏於微隱而潛萌於衆人之
所不知則已預防而逆為之所後雖不能盡去
其所可憂要亦不至漫漶而遂不可救世言漢
高祖識吳王濞必為亂於五十年後若聖神然
此非有奇術恠道以知之也蓋自秦室土崩海
內雲擾如滄海橫流無不昏墊而江東故地受
其獨希其人皆剽勇多奇材劍客且未忘項氏

易動而喜禍又有鑄山煮海之利足以富饒高
祖計後五十年東南益盛必至於亂而濞適已
封拜故因戒之曰慎毋交亦欲子孫聞此言不
忘所以備吳嗟夫高祖之為後世深謀遠慮殆
不止此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獨
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
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當是時天下未復有
患何劉氏之安哉而其意則實在諸呂諸呂擅
權高祖微見其漸預為之圖當付之智者則一
陳平亦足矣而猶慮其智有餘使少戇重厚者

共圖之蓋智有餘則求成速求成速則其舉也
或先事而失機故濟以少顛之王陵重厚之周
勃相與維持隱忍以待可投之會卒能一動而
諸呂之族赤劉氏社稷幾危而復安然則高祖
為天下國家之計豈不深且遠哉臣觀方今天
下之事固有宜為深謀遠慮者民日益困而歛
日益繁財日益益之而兵日益聚官日益多而入
仕之門日益廣穀日益貴而浮食之人日益衆
此數者特為患之細耳故臣得以遽言之抑又
有大於此在陛下詳求其故預防而逆為之所

務使謀慮如漢高之切至則何後患之有臣聞
晉文公將與楚戰謀於咎犯曰彼衆我寡柰何
對曰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而已矣又謀
於雍季對曰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
公曰善乃以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及勝而行爵
則先雍季後咎犯曰咎犯言一時之權雍季言
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
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今陛下撥亂用武
事出一切便宜者為多而臣所言亦固有不得
已而應變者至若從一時之權又存萬世之利

以盡經國遠圖可不念哉

性論上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偽有偽非性偽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愚知而不迷者爲智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即心心即性性即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

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亡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楊同論於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

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偽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耻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楊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

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以盡性哉其言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

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爲言乎文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入也

性論下

天下一性也愚與明氣之別也善與惡習之別也賢與聖至之別也氣習與至雖異而性則同也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非天下一性耶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說者謂凡人之生性初相近已而或爲善或爲惡則相遠矣嗚呼是果聖人之意

乎人之性果初相近也後相遠乎是大不然也子之說曰天下一性也其初豈徒相近而已哉直同焉耳孔子以謂人之或爲善或爲惡其性未嘗不相近其所以相遠者特善惡之習而已如是則惡人捨其習而之善不害爲善人善人忘其習而之惡未免爲惡人也譬之猶水其出同源及派而別流或清焉或濁焉雖有清濁之異然濁者澄之則爲清清者混之則爲濁豈不以爲水者實相近耶性譬則水習譬則清濁之流是性常相近而習則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

下愚不移何也曰上智下愚性之相近固自若也所謂不移非不可移也上智知惡之爲惡介然不移而之惡下愚不知善之爲善冥然不移而之善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或曰堯之聖不能化丹朱子以爲下愚可移何耶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愚非性也氣也夫人之稟生氣濁則愚氣清則明氣清之純則爲上智氣濁之純則爲下愚清濁之氣兩受而均則爲中人氣清不純則智而非上智也氣濁不純則愚而非下愚也愚而非下愚者或能移

之故曰雖愚必明下愚則冥然不移矣故曰惟下愚不移者丹朱氣濁之純也雖堯其能使之移哉故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且以子路汴之野人性鄙而好勇力冠雄鷄佩玃豚陵暴孔子惟其愚而非下愚也故孔子設禮稍誘之遂儒服委箕移而之善於其死也結纓而不亂非所謂雖愚必明者乎嗚呼說者不能知性而妄釋吾夫子性習與不移之論學者益以惑矣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乎耻夫耻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耻焉者必惕然動手中赧然見乎色瞿然形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無耻則無覺與木石等矣耻之為義顧不大哉孔子以行已有耻為士士宜有耻者也然有是耻心而能充之者千百有一穿窬士之所耻為也而所以耻穿窬之心則不能克焉是於穿窬則耻之於穿窬之類則不耻其於有耻亦寡矣有耻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為士乎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

入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耻之又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踈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耻心必使人克之如此此學之要也人能克是耻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故曰耻入道之端也

悔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

悔悔而改則所以爲過者亡矣且古人之聖賢
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
悔故自然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
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
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
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
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
遠復无祗悔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
過則終无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
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爲悔也過生於心則

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
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復改而憚焉命之曰吝
復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旣
或不旣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
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徇欲者也孟子
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
是故欲寡其過者蘧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
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
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答徐提幹書

浚昨者拜狀過蒙報貺華翰慰誨勤勤見所以
眷知甚厚欽佩至意感何可言浚愚無知於世
事都不通解竊獨有志于學嘗以爲士生叔世
去聖人千數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即
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尚可以見聖人之
心又以爲論語一書記孔門格言善行錄爲本
真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善問者進乎前而夫子
一二詔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拳拳服膺
妄意窺測聖賢旨意譬諸幽渺窮人穿隙覩天
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臆說爲朋友言

之以求是正其失不料輒塵聽覽且蒙曲賜推
與皇愧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
是也銘激之餘竊有感焉蓋自大學之道不傳
士狃習尚以好修取譽爲極致以辭章記誦爲
要務語以聖經性命道德之說知之而不嘸然
陽應者鮮矣以爲是而灑然入焉者又加鮮至
若可與談微究要領會於言意之表者殆得一
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難知也由此道而知之
者爲難得也昔李翱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然
其用心勤甚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翱

從韓愈爲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貫穿群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愈所不逮而愈但稱翱學文頗有得耳翱亦自謂與人言未有是我者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尚論古人衆矣曾無以言道與翱者至或指復性書爲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爲是後世亦莫之知也翱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翱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舉莫之知

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非適今也求之前古又非特一李翱也凡聖賢皆然惟其莫已知而力行不惑所以爲聖爲賢耳浚也昧甚不知力之莫可而竊有志于學不知難與人言而每求夫相與同乎此道者蓋不易得而僅有之也今左右於浚不待數回屢款遂知其愚貽書累紙立論精切非見見明白不及此既深歎仰又自喜相與同乎此道者今復得左右幸良厚也惟是邈遠墻序不獲時奉名理以慰勤翹之心居劇傾向謹拜書具謝蒙知之厚因有感爲繁言

以續左右棟樑惟深

徐忠壯傳

徐徽言字彥猷衛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大畧喜談功名事宜和末知石州尋權守晉寧軍時金人大入圍攻太原支兵障嵐石及瀕河要阨處絕我饋授察訪使張灝以徽言嘗統河西軍討夏賊爲知名將因奏使率兵荷虜牽掣太原之圍徽言提選卒三千徑進一戰大克遂通嵐石以北朝廷奇其功就命知晉寧兼嵐石路安撫使虜再入攻國都

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西諸侯兵赴難檄徽言鎮守河西會詔分遣大臣割兩河地予虜以紓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虜劫脅割河西三州予夏人晉寧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我將不得獨全奈何徽言曉告父老第毋恐此行入失使指耳三州自河西地籍令割棄事出詔意猶當中覆且建不可况無尺一書邪尋聞朝命自以麟府豐及晉寧俱隸陝西徽言遂引兵復三州并取嵐石等郡邑已而兩京繼覆河東河北名城劇鎮往往陷沒徽言能回軍飭備救

甲蒐衆田並塞地儲具饒衍士告無衣則潛兵
夜絕河斫柵襲虜數得帛以濟又教成船卒乘
羊渾脫亂流渡掩虜不做虜日虞見襲震悸不
能軍乃增兵備克胡寨吳保津用渠帥爲九州
都統結壘對晉寧以相持徽言出奇兵挑使戰
禽之以歸虜衆大懼相謂曰必是人也爲我患
者於是以前晉寧爲憂建炎二年冬虜自蒲津濟
入夏陽澄城趨延安綏德延安帥委守去綏德
迎降虜行无累遂薄晉寧先是徽言移府州約
折可求出帥夾虜虜毋坐自困待禍至可求以

虜質其子故與之通虜挾可求招徽言城下徽
言視可求爲外舍親乃登陴以大義譙數之可
求仰曰君於我胡太無情徽言禡弓厲言曰爾
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
矢无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大敗
虜遂斬婁宿孛董之子當是時河東環境爲盜
區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張虜勢相百不亢而
徽言堅壁持父撫靡疲傷距禦外攻遣没人泗
河甯王民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虜
麇河上大小數戰戰輒俘殺過當晉寧地勝

號天下險然言廣外城水壓河下墜不測譙堞
雄固滿城其設命諸將盡隅分守敵至則自致
死力其處以勁兵往來為游援虜進攻數憤負
不得志圖之益急為埋繚城犂隍陣晉寧俗不
井飲寄汲于河虜驅降人載焚石湮壅股流城
中水乏絕資廩亦浸罄鎧仗亡弊人人惴憂知
殞無日微言能得衆心奮柁餓殘夷之餘哀折
槩斷刃矢死固守既久無援自度不支取礮機
瓦格若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人挾液
密書僥道走東南告其兄昌言曰微言孤國恩

死矣况其勉事聖君一夕內應者繫帛書飛寄
上陰約婁宿啓外郭納虜兵微言帷帳下士決
命戰鬥中幾百遇所格殺甚衆左右死傷亦畧
盡退嬰牙城以守虜攻不已衆蟻登微言坐堂
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蟻賊手
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不及到虜兵
猥至挾微言去然尚憚其威不敢暴婁宿得微
言所親俾說微言盍具冠敔見虜帥微言叱曰
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素厚我且華
人士類而汚左衽官不即愧死顧以為榮欲詫

我且爲虜捭吻作說客耶不亟去吾力猶能搏
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爲誰
守此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南
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徽言怒荅曰吾恨
不尸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大祖太宗地下
庸知其他婁宿又出旁行僞制撼誅徽言曰能
小屈當使爾世帥延安舉關陝地併有之徽言
益怒罵曰吾苟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渠爲虜
屈耶爾胡酋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
舉戟向之覲其懼伏徽言意象目若披衽迎刃

無小變虜衆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徽言
死怒婁宿曰爾麓狼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
其罪甚慘婁宿亦自恨悔不已然圖凡五月徽
言以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與
宣撫使相次以聞朝廷嗟悼贈晉州觀察使明
年昌言具晉寧死事本末上之天子加恩賜謚
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河西居人思徽言不
忘家繪其象又廟祀之蘭谿范浚曰徽言死封
疆於祭法宜祀其得所以易名者以勸忠也惟
我國家受天命臣萬方聖聖繼承仁亟澤濡海

內澆然熙又怡逸垂二百載民華顛不目金華
戎政垢玩將駘弱不武士卒墮兀毫贖備數伍
符戈甲監壘城障夷阨一旦外侮間舉揚埃捐
夏鼓行長馳所向降陷大都小邑督帥偏裨捐
城跳身望旗奔遁或除館具炊以遲寇至苟幸
脫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數有如忘身徇國伏節
不撓蓋千萬僅得一二可者焉至若忠規義槩
魁壘竒傑殆未有如微言比者方微言力保晉
寧蓋患虜鴟跼窳旬日夜腐心疾首欲疽其脅
腋而潰亡之及勢蹙力窮猶自厲作氣齟齬視

虜雖見執耿介不少衰彼非不知一屈首可偷
活且得大利而勁節挺挺之死不變其所存豈
偶然哉予聞微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為
鄴延總管被命援太原次吳皇津輒頓不進微
言移書趣行未聽又喻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
救總管承認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无世猶
前却微言印露章劾其逗撓封副子之光世惶
遽引道又河東人不忍虜侵雪甚愁惋吟肅企
而望官軍覬得合擊虜微言使入潛結汾晉間
土豪有能鳩兵收故地即表功隨所復郡邑世

襲守長使還得首領十百人衆四十餘萬條其事以聞侯報可即欲身率精甲禱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部聚所結土豪并力圖虜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平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會詔徽言聽廊延王庶節制議既格沮兵不復出嗟乎守晉寧而急太原又將取全晉以規復中夏此其意豈特欲引歲月死孤壘以爲名哉而卒濟志以歿義士所爲悼歎者也初光祿卿范寅敷陷虜中後自拔由河東以歸上書行在述虜曲折且言虜人稱南朝善戰能堅守惟晉寧徐徽言陝州李彥先二人道中見汾晉人被驅至晉寧攻城折北創傷歸者係踵也又盛稱徽言數蹠血窘虜縛九州都統殺婁宿孛董子虜方益甲儲粟期必拔晉寧晉寧勢孤陷不可支朝廷乃遣使撫喻河西諸郡因詔徽言率所部詣行所使者間關行累月始達廊延而晉寧城陷徽言歿久矣嗚呼惜哉

襲守長使還得首領十百人衆四十餘萬條其事以聞侯報可即欲身率精甲禱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部聚所結土豪并力圖虜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平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會詔徽言聽廊延王庶節制議既格沮兵不復出嗟乎守晉寧而急太原又將取全晉以規復中夏此其意豈特欲引歲月死孤壘以爲名哉而卒濟志以歿義士所爲悼歎者也初光祿卿范寅敷陷虜中後自拔由河東以歸上書行在述虜曲折且言虜人稱南朝善

金華文統卷第三

陳亮
字同甫永康人宋淳熙間嘗上書召問廢
臣欲見之踰垣逃歸後擢進士第一任終
建康軍節度判官屢事謚文毅
論開誠之道

臣嘗觀自古大有為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
必為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
下雄偉英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
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職其職

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爲而成而
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
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爲真英主
矣而所欲未獲所爲未成雖臣亦爲陛下疑之
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爲之意矣而
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
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于夫任人之道非必
毋事疑之而後爲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
而姑使之以克吾位使之旣久而始遷之以慰
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不必任職親地密而

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
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
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
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庸
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
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爲欺罔位實
非稱而意輒不滿平居則何官不可爲緩急則
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宁而嘆天下人才無
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爲則非陛下
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

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爲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重祿而可使之死况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重祿日陳于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位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

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間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邇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始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始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夫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爲之心沮天下願爲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

之心不能自己而轉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孟子發題

昔先儒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
面焉以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不知所以終窮
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
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
子人之子其夫心天等不言之也周禮衰而一
竭利寧與而人心為之變矣其變而為利也
其變而為利也其變而為利也其變而為利也
四流而求之孟子之言曰性善也性善也性善也

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
天下定矣况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
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為
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
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
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於毫釐之
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
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

其缺也余以爲不然先生嘗稱社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趨之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者苟精考其書優柔饜飲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書歐陽文粹後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異六經而載之萬世

者也雖片之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母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肯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喜童兒幼稚什伯爲群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已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闈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里陋中經一

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
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
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
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
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
闕其策學者之辭慤懃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
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
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
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
帝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伯者功利之說

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民兵制國
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
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
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
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
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
矣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
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
荆公之舊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
行于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

年天下之治大畧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遽嘉
林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
非祖宗之舊而况上論三代是以公之文學者
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為急也故予姑擬其通於
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則不獨盡
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
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况於文乎則
其犯是不越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
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
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

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
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
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旣興呂公首薦
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歎
然與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
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
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范忠
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
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

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

高士傳序

三代尚矣士之主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養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即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鳥知其爲高哉周澤旣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艱矣然顏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

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爲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由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由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於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於頽波靡俗之中可以爲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徃徃尊於王公而王公亦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黃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

化之雖不遇猶王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
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為之者異矣今為
過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余歷覽諸
史見若此者切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嬰
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幸其猶或載也雖而為
高士傳以備日覽諺曰非爾之高我之亦也
與學者盡心焉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為多殺政出令不
拂民欲博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

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
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
商之餘民瞻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
復喻之囂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
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
惟遵周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帖然
從周推此之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者已死
耆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
周之民也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

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爲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爲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爲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已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由商而降惟東漢之治博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畧如之然亦可以爲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

其志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褫則其功效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爲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特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借觀覽而已哉

三國紀年

漢後主

東萊云
嚴義正

陳子曰以後主之庸而處陰疑於陽之際泰然安之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任豈後世之所謂庸主哉亮死漢事不可爲矣將琬費禕亦相

繼殂謝漢氏之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
耶天命果可畏哉

龐統法正詔兼美之云龐統資義甚正

陳子曰天下方亂劉表以同姓坐觀非望如倦
倦漢事者取以駐足何名非義而況於劉璋乎
當此時曹氏代漢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資也
武王之代商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統正策士
也發揚蹈厲之志非太公孰當之哉

魏文帝曰東萊云予奪甚有味

陳子曰世以文帝論漢孝文為過賈誼非其失

君人之度余讀其論至於欲使當時累息之民
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未嘗不為之三復也
於是時吳蜀爭帝中國廢幾乎息有矣是以在
位七年而謚曰文也

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漢末并文

辭鞞期甚妙

陳子曰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推董卓以彼忠貞
何乃進退俯仰於柔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
弊蓋成風矣亦所以啓桓王之翻然翱翔者哉
諸葛亮稱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

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胃今歲不戰明年不征
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知
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
哉

呂祖儉

字子約成公弟受業于公公沒質所學於
朱子仕宋爲大府寺丞直言攻韓侂胄貶
韶州後改吉州寓大愚寺因號大愚叟卒
于寺朱子題其墓曰嗚呼有宋大愚家呂
君之墓云

呂東萊先生

宋故朝請郎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公諱
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
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遂爲開封人曾祖諱
好問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贈太師妣王氏贈
秦國夫人祖諱弼中右朝請郎贈右正議大夫
妣章氏文氏皆贈碩人考諱太器右朝散郎贈
朝請大夫妣曾氏贈宜人公紹興七年三月十
七日生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嶽廟
嚴州桐廬縣尉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

博學宏詞科改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丁先妣
憂免喪除太學博士有旨中都官待次者補外
添差嚴州州學教授踰年復除太學博士兼國
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召試館職除祕書
省正字丁先考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
祕書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
作佐郎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淳熙五年冬得
疾請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
除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病少間
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不就添差兩浙東

路安撫司叅議官亦不就主管亳州明道宮八
年七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四十有五
兩娶韓氏合龍圖閣學士元吉之女又娶芮氏
故國子祭酒燁之女皆先卒子男三人岳孫齊
孫早夭延年甫三歲女二人華年適進士潘景
良螺女亦早夭呂氏世葬鄭州新鄭縣懷忠鄉
建炎南渡太師而下葬婺州武義縣胡招山遂
以是年十一月三日葬於祖塋之右麓公之問
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
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悉貫融液無所偏

滯脫雖卧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法葬日薄未能深考公之言行求正於有言之君子以詔來世姑舉其可得而形容者以忘悲思焉所爲書有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卷叅取毛鄭衆氏之說而間出己意其後更加刊定迄於公劉之首章大事記起春秋後終于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其條網端緒慨見於通釋解題之二書雖絕筆於淳熙三年亦未脫橐其他遺文所纂輯者尚衆以未倫次皆藏於家

徐僑

字崇甫義烏人學於東萊之門人葉邽及登朱子之門朱子稱其明白剛直析理殊精命以教名齋仕宋直寶謨閣迂史彌遠罷復召遷太常少卿進手疏以正心爲本知人爲急及面陳時事感憤剴切又請廢王安石祀周程張朱五先生後以寶謨待制請祠卒謚文清

克齋銘

天命于人曰仁者心外物翳之神曜淵沉天理

之微人欲之熾率理若登從欲如墜世有堅敵
若名與利白刃敢蹈鐵石其壘號有力者坐以
風靡我其克之賁育莫施其殆庶乎顏氏如愚
千萬人往勇匪曾養敬以爲師智以立幟禮俾
堂堂無竒無僞人蠲伏辜天君正位

何恪

字茂恭義烏人紹興庚辰進士爲徽州錄
事參軍未赴篆恢復二十策欲進與時議
不合而歸

訥齋記

多言近躁訥近喋嘿槩諸中道均過也通於道
者其言如饑飽之於食不可欠餘也何給訥之
過哉必不得已而過寧納無給蓋訥之去重厚
爲不遠於吾道未甚病也以其近仁義而敏於
行焉爾雖然喋喋捷給如嗇夫利口反覆如息
夫躬輩則以固不如訥使託於訥者如孔光之
不言溫樹周仁之不泄秘戲訥亦何足多哉不
則言事曾不能出口而所立甚偉若周絳侯口
吃於劇譚然而好深沉之思若楊子雲者爲幾
矣然揆之無擇於語默而語默當物者又不知

相去幾也。昔易胡侯猶能接於官者，良可觀。第
病於莫能容忍，人有不可其意，輒面數之。以是
爲人忌官，亦多不偶。其外舅程公榜其所居曰
訥齋，正以發其病也。余謂古人能立身於無過
之地者，類如其所不及者。勉過者，矯今人則一
切諱之，所以滋不古人如也。今侯頓挫亦久矣，
更事且熟矣，不患不訥訥。且富貴矣，余懼侯之
既富貴，當可言而猶守之以訥，則非侯外舅名
齋之意也。大抵矯過者，敝極於反。往往知強矯
於彼而不悟，顧過於此者，柳子厚賦佩常蓋，知

矯夫剛急耳，豈自料其過，乃終在於脂膏哉。則
公之矯於言者，似難勝於訥矣。余因爲通訥之
說以遺之，使歸而饒諸石以記焉。實乾道丙戌
四月十二日，侯名澡，字元質，程公諱瑀，字伯禹。
余何恪茂，恭父也。

送余端蒙序

世俗類喜能吏而吾儒鄙之，大率能吏若辦事
而多流於苛刻，儒者似遲頓，不失於惠慈。然能
吏最易以得名，因取要官職，故吾儒守道不堅
者，或利而從之，所以循良之稱，蔑如也。昔班孟

堅序西都循吏謂漢武時外事夷狄致中國之
彫敝吏少能以治化稱者惟董公孫倪三人皆
儒者故居官可紀蓋吾儒之政自有門庭不以
時而遷就也夫仲舒之學跡漢群儒則似醇矣
若寬洪輩特名爲儒耳且猶知此則知之去儒
而吏者殆不洪寬若也雖然讀古人之書而官
於今日之州縣亦難乎其有聲矣有能未盡忘
其書之用且無失名譽者亦千百而一二也番
易余公儒之醇者也其爲吉水邑鉅事夥吏躋
俗廣雅號不易治公一切用其平日之所學者

以臨之卒能行教化於法令之中著誠篤於鈞
距之外匪亟匪徐不茹不吐而事亦陰以集似
有古人爲邑者氣象雖比更一二守好用世吏
子孫新進年少專厲強壯蠶起而公屹然不動
如山唯知守吾學而已彼上官故所不悅者又
而亦自知之因刻意共薦于朝得倅長沙旣受
代士民皆重其去爲之齋咨涕洟與祠于學
宮以求其遺愛焉夫觀人之政必於其去之日
去而入共快之猶恨其不早則其政不問可知
矣去而入共思之猶惜其不留其爲政亦不問

可知矣若吾家漢大司空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此真儒者之政也公其得之矣九士夫以詩祖公之行考無慮數十百篇僉以僕與公尤加厚且使序其杖屨云

字天壽金華人成公門人年六十登寶祐

進士初授麗水主簿後改婺州南康教授

兼麗澤白鹿洞山長卒官史館檢閱休寧

掌書記號所性

大節堂碑

天下有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義也子讀國史至宣靖之際雖去之百餘年猶將撫膺裂眦感憤太息而當時士大夫目見其事知以身殉義者乃不過十數人蓋未嘗不恨其少也然信安占三人焉則又未嘗不驚其多三人者徐君諱徽言字彥猷毛君諱臬字叔鎮徐君諱揆字宅卿國朝涵養天下士且七世崇極而北民風驕敵一日睦虜驅數百千人獨竿掉刃而東南十州望風橫潰守宰遁播棄背少嬰其鋒異時孽胡長駟頓首折腰抱馬足丐須臾毋死豈

是惟哉叔綰以區區一士曹毅然當劇賊之衝
城破而擒頸且受刃焉不絕聲宅鄉在大學憤
二聖之當厄上書虜囚自燒三燭欲以一介之
微感激宇宙庶幾忠義之士聞風奮發至隕軀
喪元不悔彥猷守晉寧初破勅虜斬渠首次第
奏功既而婁宿宰莖以全兵嬰城積攻百五十
日糧竭矢窮士死傷甚盡猶慷慨坐堂一見婁
宿肆罵賊至不忍聞射殺之立屍如植不仆予
幼聞其事慨然想其高風來柯山首訪遺像則
風流墜絕久矣比三年乃得之爲屋三楹榜曰

太節奉而祠焉嗟乎彥猷乘邊障而叔綰以恩
得官宅鄉乃一布衣非世之所必責望也又非
迄於勢而有所不得已也向使隨俗遷徙苟以
全體豈遂不容於一時而三子者忠憤內發視
國之傾君之辱若其家破而身危果而蹈之無
所疑却非性與義俱疇克至此世降愈薄士大
夫以委靡爲素習避就爲深計三子之事可使
之一日少於天下耶顧予安能姑以寓區區之
意庶其有發而已既序次又爲詩一章俾學者
歌之以酬神其詩曰天降戎疾殄我民鴟鷂奮

拳豹虎倅掩過赤鴉蔽陽精夜羅鬼火塞要津
當塗大吏腰纏金撓膺稽顙淚滿膺嗚呼軟語
若稚嬰欺賣宗祏傾皇靈有勇三子心稜稜攀
弧環甲憑孤城城類兵折氣益振目光如炬鑠
胡群或從辟雍曳長紳欲仕八極遮帝輶有儒
三子辭轟轟危立高罵聲吐霆頸血濺天天爲
昏斷屍峙立不仆傾神扶鬼挾赫可驚坐朝不
與燕不賓士武不踏黃金屏性忠內發孰使令
英風挺挺曠古今勗來柯山訪厥孫彷彿毅狀
衝霄冥築堂泮宇臭深明悲風苦雨淒棘林魂

与來歸肅冷冷寥哉曠宇疇非臣登茲堂与企
風神鬚毛磔立心膽森勿俾三子專脩名

嚴州二先生祠堂記

代大守上
會能作

淳熙某年廣漢張先生爲桐廬郡太守而東萊
呂先生爲郡文學兩先生皆大儒曠世或有之
一時聚此邦爲賓主其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溪
山之間雖時移勢改薄物細故侵蝕已浚而士
食其澤自相枝梧者殆數十年此其豐恩遠德
所宜共尸而祝之者也而祠宇不建神靈散逸
無以尊邦人之視聽後四紀有奇而會龍爲尹

于茲乃即郡學之西墜間屋四楹爲龕以奉之
既成躬率僚吏釋菜成禮士之縱觀者莫不徘徊
咨歎內顧自飭若兩先生之尚存在其左右
洋洋如也會龍竊惟三代而降上之設教造士
有登用選擢之利士始以利心應之而理義之
實所以陰佐人心潛引國步者在於私講之師
蓋自孔子孟子之時已然國朝道學鼎盛名師
輩出至於江左則兩先生暨新安朱先生皆以
精全誠開闡大學以迪群心一時論議盈邑
滿都士之有志於道者咸集其門其希進望以

之士廼始入學於是學校爲名利之途而諸先
生之門爲義理之藪析爲二岐夫名利不足以
持世則世所攸立舍先生之門將奚賴哉世故
推移前賢闕響而學校固存上之設教造士豈
以爲利也而利則在焉勢之所必趨誰得而回
之滔滔汨汨相緣而不已而一世所賴盡委於
私講之師是將置造士之法於度外而登進選
擢碩爲棄以弱天下也今天下之士舉祗若帷
朝夕所磨切者大抵不過課試之文夫課試之
文豈其毀禮背義而爲之益亦出於理義之遺

顧不當以得失衡慮而遷就其說耳誠於得失之外因課試之文以講與析微則兩先生之教尚有可得而考者何至安於不可回之勢而自尾至此嚴雖隘其尺寸之地尚亦有之而揭虔妄靈必取於學校區區之意誠不欲使學校之設苟以專利而士之好脩者必將求於學校之外也嚴土瘠而民勞善心易生自今以往凡食於學者思兩先生而不可見俯而誦其書仰而覲其像知名利之不足專用舍榮辱瑩然不疑則理義庶乎其全矣於以垂先生之教尊天

子之學使世所攸立不徒在於私講之師不亦郡太守之所當務哉祠經始於某年之某日成於某年之某日

喬行簡

字壽朋東陽人學于呂成公之門登紹興癸丑進士典藩郡兩入相推轂賢士究心遺務年八十五乞致仕加少傅封曾國公謚文惠居孔山人稱之曰孔山先生論天下之勢當轉弱為強臣竊謂今天下之勢至是極矣國用殫之而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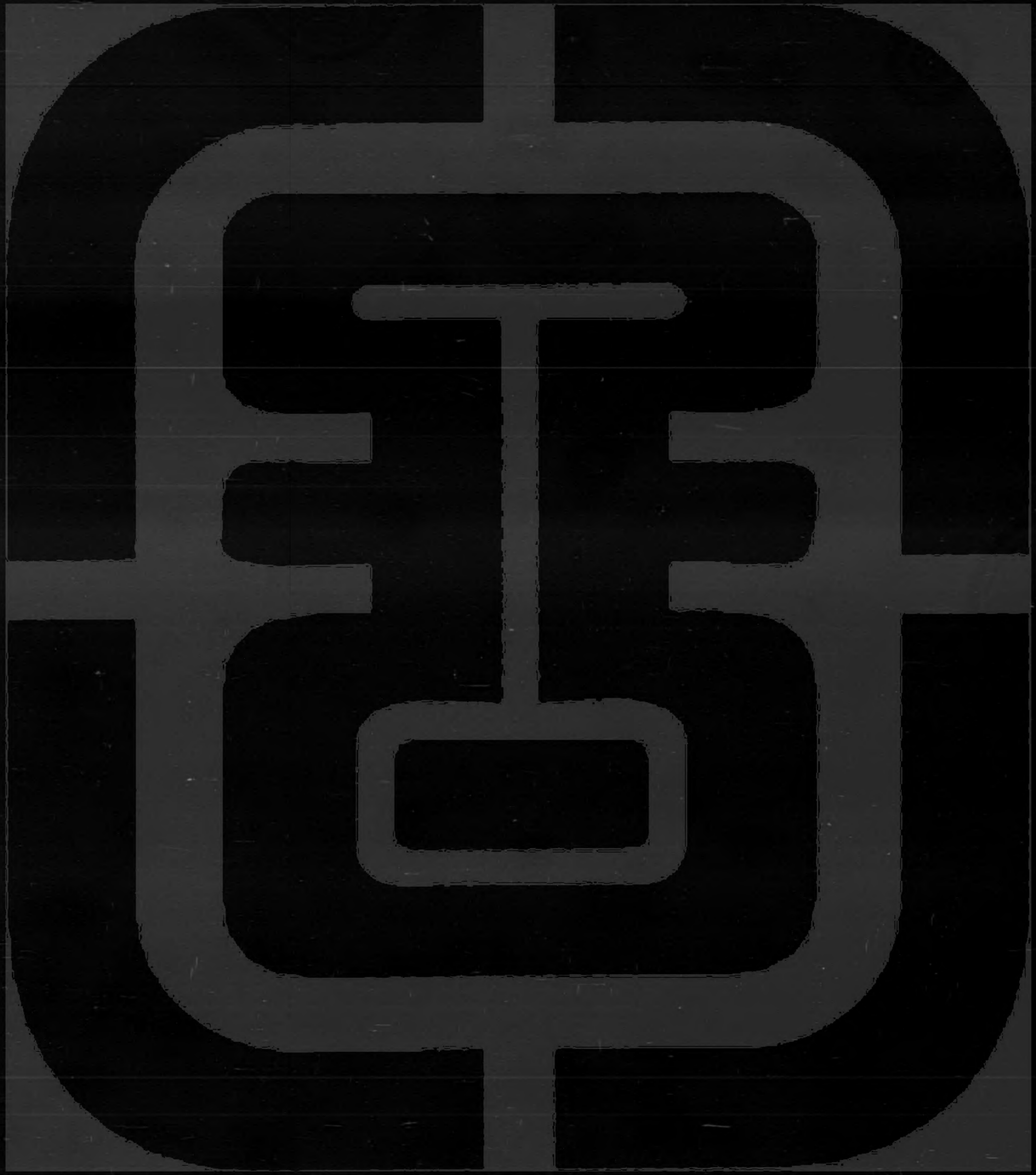
餘糧餉踴貴而難辦楮價日損而秤提無其策
流民猥多而賑恤無其具上則雨暘不時而人
苦於難食下則潮汐爲災而水逼於都城內則
有盜賊竊發之虞外則有夷狄侵軼之患舉天
下之事無一之不可憂陛下每於治朝言之而
玉色不康臣輩每恨振起無計而隱憂度日然
今日之大勢固弱矣整頓固難矣苟能不以爲
難且弱而勉強行道如董仲舒之所云則事猶
可爲勢猶可轉不過於飭吾身修用吾人才振
古紀綱必吾賞罰信吾命令以臨其政使萬務

整整而有條萬目睢睢而改觀則外之氣勢雖
未能遽強而內之政事則已能修舉將自有隱
然不可犯之威靈屹然不易摧之根本矣若徒
見目前富貴崇高之可尊燕安逸樂之可享侍
御便嬖之如吾意采色聲音之悅吾心則是雖
能臨事矜持動無過舉亦止是蹈常襲故用尋
常守成之規模不足以言興起之事收安強之
效也臣竊以爲陛下當留神改圖一意奮發不
可執拘牽固滯之見不可惑將順媚悅之言不
可有懷內之心不可有苟安之意不可厭苦澁

冷淡之言不可憚辛勸繁冗之事要須慷慨特
達不事邊幅如中興創業入主之所為必卑宮
室惡衣服菲飲食如大禹必不適聲色不殖貨
利如成湯必思舊勞于外不敢荒寧如商高宗
必日中昃不遑暇食如周文王必內有撥亂之
志側身修行如周宣王必衣弋縹履革鳥罷露
臺却千里馬如漢文帝必厲精更始綜核名實
考試功能如漢孝宣夫如是然後可頓回衰弱
之勢漸起安強之形吾之國可以立而祚可以
綿矣仰又有人所難言者臣敢不盡為陛下陳

之蓋陛下來自代邸公卿百官軍將士民所期
望於陛下者非其他人主之比必有以大慰其
意使人起敬走愛則不至於每每窺瞰動息輒
伸竊議之喙於其下此其所關者至大要非威
驅勢劫之所能回而所以回之者則亦不過如
臣前所陳等事而陛下恪意行之耳臣願陛下
自今以往事無大小內斷諸心外謀諸大臣毋
牽於左右諛說之言毋惑於宮闈私昵之意富
為者毅然為之不當為者斷然寢之或事大體
重者必稽於典故付之都管下之朝紳公共討

論惟是之從仍勿為輕浮所推勿以一人之言
而遽有罷行之事國論一則人心定人心定則
國勢尊今天下事猶未至於下可為惟在陛下
有以轉移之臣事陛下多歷年所今老甚當思
息有臣而不言誰肯為陛下言者故敢不以切
坦為嫌而輒究言之惟陛下裁幸





原件短缺

卷4-7